

王奕湘文稿选集

往事拾零





往事拾零

王奕湘文稿选集



赠：

潘新生 潘维心

王奕湘



2007.12.10

目 录

前 言	1
人生旅途	
心中的丰碑	
平凡的母亲	4
尊敬的村长	5
无私的表哥	5
大跃进年代	
大炼钢铁	6
办亩产万斤高产地	7
读书领工资	8
网麻雀	8
三年困难时期	
“贼”喊捉“贼”	9
胃穿孔	9
取消“三好学生”	10
物价飞涨	11
好支书	11
大调整	12
大“四清”岁月	
选住户	13
疏远群众	13
监听	14
一场虚惊	15
“文革”亲历	
破“四旧”	16
红海洋	16
夺权	17
保皇派	18

站队	18
早请示晚汇报	19
武斗	19
清理阶级队伍	20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21
捉弄“造反派”	22

难忘的喜悦

种棉花亩产破百斤	23
试种杂交水稻亩产超千斤	23
组织的信任	24
突破禁区	24
蚕茧产量创新高	25
烤烟生产恢复性发展	26
我爱上了这片土地	26

调查研究

赴渝西考察工业经济	30
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对南岸区担保中心的考察	33
种辣椒比种粮食强	
——赴贵州绥阳考察辣椒生产	36
对我县深化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38
实行租赁经营企业的党企关系亟待理顺	43
大胆探索 开辟绿化荒山的新路子	46
黄连之乡“走保护自然资源综合开发之路”	48
发展专业户 提高商品生产率	50
对乡级经济实行分类指导	52
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重要力量——庭园经济	54
以耕代抚 以粮养林	58
耕地急剧减少值得重视 加强土地管理势在必行	60
完善农村双层经营责任制之我见	63
开发性商品农业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68
对我县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之我见	71
科研与旅游景观开发相结合	74
坚持用党的建设统帅经济工作	
——关于临溪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调查	77

理论探讨

牢固树立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思想	82
西部大开发必须思想大解放	84
强化领导干部“富民为本”思想	87
浅议发展才是硬道理	90
对西部大开发人才问题的思考	94
善于从不同意见中决策	98
围农兴工 振兴石柱	99
为政清廉还须“洁身自好”	102
十分指标要有十二分措施	103

艺苑初尝

诗十篇

考入初中有感	106
站队	107
游中山陵	107
瞻仰主席遗容	108
游特区	108
游庐山	109
自省	109
花甲自慰	110
怀念慈母	111
谢恩师	111

人生感言

为人	114
为官	115

其它

黄连的传说	118
科学迷	
— 记农民育种家陈世武	120
无须豪言壮语 只求实实在在	
—— 观电影《孔繁森》之体会	121
桃花溪水灌良田	123
后记	125

前 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间古稀之年近在咫尺。回顾逝去的大半生，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退休之后，总觉得遗憾不少，特别是从记事起所经历的沧桑岁月中一些小小的历史演变或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一些工作小记，虽算不上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它却折射出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因此，我曾多次想过若把这些东西整理编印成书保存下来，或许能为今后研究社会发展起些抛砖引玉的作用。但由于一是自己才疏学浅，怕文不成文引人谈笑；二是惧秉笔直书历史事实引来非议，甚至给自己惹麻烦；三是工作小记中涉及调查研究、言论，怕给人造成自我标榜或自我树碑立传之嫌，思来想去、反复掂量，似乎觉得只要是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的真实，又何惧他人的议论、误解甚至招来是非。于是终下决心整理、撰写我大半生以来所亲历的事件、工作中的调研报告、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言论和触景生情所写的诗文等（只在抒发真实感情，未究诗的韵律）汇编成《往事拾零》一书予以留存，或馈赠亲朋好友或关心我一生的志士仁人雅俗共赏。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往事拾零》篇中所记述的一些史实，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天方夜谭、是笑话、甚是与历史开玩笑。但它毕竟是那个年代我所亲历的真实反映，至于是非曲折历史自有公道。

王奕湘

2007年11月

人生旅途

我心中的丰碑

丰碑，按通常的规矩是为有丰功伟绩的人树碑立传传承后世，而我心中的丰碑所记的人却没有什丰功与伟绩，他（她）们只是改变我人生的关键人物，没有他（她）们也就没有我美好的人生。所以，他（她）们永远是我心中的一块块丰碑。

平凡的母亲

我慈祥的母亲熊光群，大字不识一个，但对我的读书却尽心竭力。1955年秋，我小学毕业后顺利地考入了长宁初级中学五八级三班。读书离不了钱，当我接到考取初中通知书时，我的父亲还是很高兴的，千方百计为我凑足了大约30元学费。后来鉴于我们家8口人中，母亲劳动力弱，幺叔常年患哮喘病，只有父亲是强劳动力，我们兄弟姊妹5个大不大不小，家庭经济确实很困难，父亲反悔了，要留我在家闲时跟着他做小生意，忙时与他一起务农。我犟不过父亲就缠着我母亲死活要去读书。开学报名的那一天，我父亲天不见亮就到街上做生意去了，只好扭住母亲又哭又闹，母亲见我哭得伤心，把准备好的学费给了我。可是好景不长，读了一期只好无奈地休学了。休学第一年的秋季，因初中新增汉语拼音课通知我复学，在这继续读与不读的两难之际，我们村的村长为我解决了难题，顺利读完初中。

初中毕业后，我又以比较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四川省宜宾农业学校，在父母及我表兄的支持下顺利地进入学校就读。第二年三月（1960年）我父亲和幺叔患干肿病不幸相继逝世，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我母亲的肩上。为减担母亲的负担，我准备退学回家务农，母亲得知后坚决不许。之后的三年中，母亲不仅要承担抚养弟妹的重担，还要口集牙腾把家里一切能变钱的东西甚至灶屋火炕楼上的干竹杠及存放了多年的麻线团都变卖了供我读完宜宾农校并参加了革命工作。为我的学业和前途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母亲，难道不是在我心中永不磨灭的丰碑！

尊敬的村长

1956年的秋天，是我休学后的第一个秋天，这个秋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秋天。当时根据国家教育计划的安排，初级中学从一年开始新开汉语拼音课，于是长宁中学通知我提前半年复学，可我们家里确实没钱继续供我上学。正在这是继续去读书还是完全退学的两难之际，不知我们村的村长廖双全从何处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到我们家来做父母的工作，并出据证明让我到学校申请助学金，要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初中读完。在村长的支持下，我申请到了每月最高4元的助学金，顺顺利利地读完了初中并以比较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四川省宜宾农业学校。一个无亲无故、素昧平生的村长一无所求地如此关心，真让我永生难忘。

无私的表哥熊炳先

依我们川南（四川南部）的习俗，母舅供养外侄求学读书的大有人在，但表哥供表弟读书的实属鲜见，而我却是这样的幸运儿。1959年秋，我从初中毕业考入宜宾农校后，给远在辽宁省某部服役的表哥熊炳先（当时已是军队干部）汇报考入农校的喜讯并诉说了家庭的困难。不久，他给我来了回信，一方面要我理解父母的难处，一方面明确表示在经济上全力支持我读完农校。自此以后，他便开始给我寄钱，特别1960年父亲去逝后定时每个学期资助我30元，这样算下来他一共资助了我200多元（当时的200多元与今天的200多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让我安心地修完了所有课程并以全部5分（当时实行的是苏联的5分制）的成绩毕业而参加了革命工作。我这一生能忘得了他吗！

大跃进年代

大炼钢铁

1958年秋季，在钢铁产量超英（国）赶美（国）的口号鼓舞下，我们这批年青力壮的长宁中学学生也毫不例外地融入到万人大炼钢铁的队伍中，奔赴一个叫龙头铺的地方参加钢铁生产大会战。到达目的地驻下后，同学们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分成若干组，修的修高炉、采的采矿、运的运煤。大约过了10多天高炉修好了，开始用普通煤炼铁，约摸炼了四五天，始终不见铁水流出来。后来说用煤炼，必须先对矿石用煤进行锻烧，然后用木炭加煤燃烧炼铁。于是又把同学们分成锻矿组、砍柴组、烧炭组，多数人上山砍树烧木炭，起初砍小的，可过后砍大的，再过后就不管大小全部砍光。过了些时间，高炉终于流出一二十斤似铁水样的东西，过后又不出铁水了。铁不炼出来不要紧，但产量还得天天报，至于报多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有一天晚上，我和班主任老师在一起锻矿的闲聊中，毫无意识地说了一句：眼睛都熬红了，树也砍了半座山，搞了三四十天还炼不出铁来，不晓得哪天才出得了铁哟。之后大约过了二三天，班主任老师通知我说：“你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明天你带一部分同学回校上课”。第二天集合队伍我才发现回校的大部分是女同学，少数男同学也大多是生了病的。这时我才想到我没病没痛为什么要回校上课呢？是不是我哪天的话说错了？于是我只好悻悻地回校。事隔多年以后我和一些老同志谈起此事，他们才告诉我：“幸好你们当时中学生不搞运动，不搞批判，换个环境你就不可能轻松地回校上课了”。啊，原来如此。

回校后，我们除了上课读书，继续参加炼钢。钢怎么炼呢？先是修一个像打铁的红炉一样的炼钢炉，然后用废旧锅铁、铧口铁等砸成小块放入炉中熔化后，锤打铸成一尺多长或方或圆的钢锭。炼出钢锭无人检测，是钢是铁谁也不清楚。大约搞了一二个月，废旧锅铁、铧铁没有了来源，炼钢也就就此为止了。

长宁县万人大炼钢铁，到底砍了多少树木，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炼出了多少钢铁，可能永远是一个难解的谜。

办亩产万斤高产地

回校上课读书时，还正值种小麦的季节，于是我们又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雄心壮志的鼓舞下，由学校的一位生物老师率领到离校一公里多的一个生产队办亩产万斤小麦高产地。亩产万斤高产地怎么办的？首先是深翻土地，将地上面的一层熟土起开堆放在一起，然后深挖二三尺并整理万瓦背形（扩大播种面），再将熟土覆上去。土地整好后，按亩产万斤的株数、穗数、粒数计算出用种量，然后按每亩用种二三百斤的要求进行播种。当整个地面都播满种子，还剩下不少种子无法播下去时，我们便用细土覆盖已播的种子再将剩的种子播下去。七八天以后，长出的麦苗密不透风，比用发来熬制饴糖的麦芽还要密。不久后，长出的幼苗倒的倒，死的死，老师又发动我们学生砍竹丫去支撑。这样还是无济于是，最终颗粒无收，空丢二三百斤麦种。

照理办亩产万斤小麦地失败，应该吸取教训了，可是在那大放卫星批判“小脚女人”的年代，谁都怕当“小脚女人”。于是在1959年春天，我们班又去办亩产万斤水稻田。在“庄稼是支花，全靠肥当家”的思想指导下，学校发动我们班的同学按亩产万斤稻谷的需肥量用船装，把学校所有能用的垃圾肥及厕所的大粪运到靠清江边上一块约一亩的水稻田里。由于肥料过多，随着气温的升高满田翻泡，秧苗栽一次死一次，直至错过栽秧季节，亩产万斤稻谷又成了泡影。

至于当年全国各地报刊登载水稻亩产一万斤、两万斤，鸡蛋放在稻穗上都落不下去，甚至连小孩坐在稻穗上也不掉下去的新闻，是天方夜谭，是弄虚作假，还是痴人说梦话，近年来已逐渐真相大白。但在哪个年代不少干部因放不出“卫星”，成了“右倾”分子。

大跃进年代

读书领工资

1958年下半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人人领工资的年代，我也享受了人民公社供在校学生生活费（即工资）的待遇。记得有一天，我去管理学生伙食团的张老师哪里买饭票，老师满面笑容地对我说：“不用交钱买饭票了，你们公社已经把你每月6元生活费交来了，你在这里签个字就领饭票”。我当时颇感兴奋，心想这下不愁生活了。然而好景不长，可能是“跑走”跑得太累该休息了。临近放寒假前的一个月，我又到老师哪里领饭票，老师说：“这个月你们公社没有交钱了，你自己掏钱买饭票吧”。从此后，我也不再“跑步”去领饭票了。

网麻雀

1959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开展除“四害”运动。除“四害”打耗子、灭苍蝇、蚊虫都好办，唯独除麻雀比较难，加之麻雀到底是害鸟还是益鸟认识也不完全统一，因此所想的办法也不多。后来在上级的一再督促下，宜宾农校领导发动我们学生大家想办法，不知是谁的脑袋灵活想出了把蚊帐撑开，在里面点上煤油灯，夜晚由几个人举起蚊帐到田间或树林去网麻雀。此法果然凑效，第一个晚上我们组在学校附近的甘蔗地网住了几只麻雀。人聪明，但麻雀也不笨，一见到灯光大多飞走了。此后一连好几个晚上，我们组再也没有网到一只麻雀。麻雀学乖了，人也筋疲力尽了，网麻雀的事也烟消云散了。

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四川省宜宾农业学校就读，其间也经历了不少难以忘怀的是是非非，现择其主要回忆予以记述。

“贼”喊捉“贼”

实在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农校的生活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学校有面积300多亩的农场，虽粮食和肉类很紧张，但至少蔬菜是敞开吃的。可不知是什么原因，一天到晚总觉得饥饿难忍，什么东西都吃得下去，于是一有机会也做起“贼”来了。哪几年每当蔬菜成熟时，学校都要派出学生夜间轮流值班防盗。我也参加了好几次，每次值班到夜深人静时，几乎都要走到田间深处“偷吃”诸如黄瓜、香瓜、西红柿之类可以生吃的东西。记得1961年秋收红苕时，有一天，我带的一个组在比较偏僻地块挖红苕，大家边挖边吃不说，还偷偷地放几个在衣兜里回寝室用盐拌了吃。晚上班主任李老师总结时点名问我：“你哪个组为什么挖的红苕最少？”这我当然心知肚明，但我仍强词夺理地说：可能是我们挖的哪块地最孬吧。老师问：“你怎么知道最孬”？我说：我当然不知道，因为事先我没有钻到地下去看过，要知道我们肯定不挖哪块地的红苕。无奈之下，老师只好作罢。现在想来，还真有点“贼”喊捉“贼”，掩耳盗铃的味道。

胃穿孔

1960年下半年，我们宜宾农校从高小毕业生中招了一大批学生就读五年制的中专班(具体是多少班记不清了)，全校一下增加到3000人左右，实在是

三年困难时期

太热闹了。但学生增加了老师没有增加，于是学校采取二三年级的班以组为单位由班干部负责带五年制班的办法，协助学校加强学生的管理，我是班干部自然我所在的学习小组义不容辞地带了一个班。事有凑巧，1961年上半年的一天，我所带班一个叫王庸芳的小同学，一顿吃了四个人的豌豆拌玉米面的粑粑后，痛得满床翻滚。校医务室治不了，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就叫我们组的同学赶紧把她送到宜宾专区第二人民医院抢救。到医院一检查是胃穿孔，必须立即动手术且要家长或老师签字。人命关天，学生家长和老师都不在，怎么办？紧急之下，我壮着胆子给医生说：“我是负责他们班的组长，家长、老师都不在我签字行吗？”医生说：“救人要紧，你签吧”，小同学得救了。可事后一想，是乎太莽撞了，幸好没有出大问题，若有大的闪失，我承担得起吗？

取消“三好学生”

宜宾农校历来就有暑假期间一个班的学生分两批放，一批休假一批留校劳动的规矩，并采取学生报名与班主任老师安排相结合的办法，决定谁先谁后留校劳动。1961年暑假时，鉴于我父亲去逝后，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弟妹生活十分艰难，于是我向班主任陈老师提出休暑假，参加第二批留校劳动，以便帮我母亲减轻点负担。不知何故，陈老师始终不同意，非要我第一批留校劳动，而且大声指责我：“你是班干部就得听我安排，你若不第一批留校就取消你的‘三好学生’”。个性倔强的我一气之下，第二天就离开了学校，之后虽然按时回校参加第二批留校劳动，但开学时果然取消了我的“三好学生”。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好笑，“三好学生”要不要并不重要，但那么倔强有必要吗？



物价飞涨

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1960年物资特别紧缺，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尤其是吃的东西价格十分惊人，如一个像现在一两馒头大小而用代食品（如麻头、红籽、芭蕉头）做成的粑粑，在宜宾市场卖到0.5~1.00元，一个柿子也卖到一、二元左右，一个南瓜能卖到二三十元，一只鸡可以换到农村一户一二百平方米的普通住房。因此，当时曾有“南瓜干部”、“鸡婆干部”的民谣流传（即是说一个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仅相当于卖一个南瓜或一只母鸡的钱），也有的干部不辞而别回家种南瓜或者养鸡。困难毕竟是暂时的，不到一年的时间物价飞涨的时代结束了，回家的干部悔之不已。说实在的，那时我也想放弃学业回家种南瓜、养鸡，幸好被我母亲阻止了。

当时，我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可是学生的钱是捉襟见肘的。星期天，我到宜宾市玩耍，肚子饿了又买不起代食品粑粑，吃什么？那时酒虽然不贵，但学生不准喝酒，学校发现了是要受处分的。于是我只好偷偷到背街小巷的小酒馆用四角钱打二两白酒充饥，然后走小路回校，避免走公路碰见老师挨批评。从此，白酒成了我的好朋友。

好支书

1960年3月初，我母亲托人写信说我父亲已病入膏肓，命在旦夕。于是我赶紧从学校请假回家探望。鉴于当时还是大食堂，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唯一的家当还有一只公鸡，但又不准一家一户冒烟煮吃的。可父亲一见到我就说：“老四呀（因我排行老四），看来我是活不久了，你想法给我弄点吃的吧”！眼见全身浮肿，气息奄奄的父亲，我一丁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大约是我回去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下午，父亲把我叫床前对我说：“老四呀，我实在是在饿得受不了啦，你把那只鸡杀了炖点汤给我吃要得不？”看着父亲乞求

三年困难时期

的眼神，我壮着不怕别人端锅儿的胆子烧水把鸡杀了。不知是炊烟惹的祸还是一种巧遇，正当我在灶屋门口拔鸡毛的时候，大队支部蔡支书已经进门，并径直走到我父亲床边坐下来问我父亲的病情怎样了。他明明看见我在拔鸡毛，可他坐了10来分钟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走了。我怦怦跳动的心一下平静了，心想，今天总算遇着好人了，父亲的心愿也可以了了。晚上趁夜深人静之时，我赶紧把那只鸡炖给父亲吃了。虽然病魔终究还是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但至今仍然不忘在当时敢于当好人，帮我了了父亲最后心愿的蔡支书的恩情，衷心祝愿他老人家一生平安！

大调整

1961年，全国各地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批精简机关干部，调整各条战线的布局。我们宜宾农校也在秋季开学后进行了大调整，将1960年秋季招收的五年制中专班全部撤销、原有的专业班大合并，每个班保留45名学生，撤销年级和合并后多余的学生全部回农村。与此同时，宜宾农校与泸州农校合并为宜宾农校，两校合并后仅开农作物栽培、农业机械、畜牧兽医三个专业6个班、学生270多人，教师260多人。短短几天，原有近3000人的宜宾农校就变得空荡荡，朗朗的读书声也变得稀稀落落。在这次调整中，我幸运地留了下来。调整后我们土壤肥料班与农作物栽培的4班合并一个班，我算是我们班留下来的十分之一，真可谓是机会难得，否则还不知我今日在何方。但不管怎样，应当肯定当时的调整对后来的发展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没有退就没有后来更好的发展。是否如此，历史自有评说。